

奇幻

昆虫记



# 那些追昆虫的人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

拍昆虫、画昆虫、写昆虫，他们眼中昆虫亦有大世界

周反美拍摄的龟甲。

“像哲学家一般地思，像美术家一般地看，像文学家一般地写。”法国著名戏剧家罗斯丹曾如此评价昆虫博物学家法布尔。法布尔以这种独有而综合的特点写就了巨著《昆虫记》，使大众开始关注到周围那些司空见惯而又陌生的小生命。

《昆虫记》问世至今已影响了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自然爱好者，促使他们不断探索本土昆虫的神秘世界。在海南也有一群“追昆虫的人”，他们来自各行各业，有作家，也有画家，还有摄影师，他们悉心观察着生命，用不同的视角谱写海南版“昆虫记”。

## 雨林探微昆虫世界

现在很多在城市长大的人，几乎没有对昆虫的记忆，但在昆虫摄影师周反美的镜头里，可以看到一个别样的昆虫世界。

与留恋山水、钟爱人物或者建筑的摄影师不同，周反美从2017年7月开始就在五指山热带雨林中拍摄各种各样的昆虫。他热爱艺术、热爱自然，关注弱小生命，他擅长用微距摄影手法展现昆虫的色彩、细节和质感，在他的镜头下，那些微不足道的小虫子成了主角。“我想记录下它们一生中最美的时刻，用照片展现生命的力量，通过展现昆虫之美宣传自然保护的重要性。”

“我们根据纯粹微距昆虫摄影的表现要求，给纯粹微距昆虫摄影作品制定了基本标准，那就是：高清、大景深、无高光（或高光不过曝）、无阴影（或暗部有细节）、通透、昆虫灵动、构图简洁、尽量不做或少做二次构图。”周反美身上有种匠人精神，他大约拍了2000多种昆虫，但真正能符合既定标准的摄影作品只有300多种。

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

提，周反美眼中的昆虫是可爱的。“昆虫是技巧高超的建筑师，它们可以建造各种类型的家园，从地下室到树屋甚至是摩天大楼。说它们是靠本能而非智慧，是没有说服力的。”他的镜头下，有神奇的自然造化，有趣盎然昆虫世界。

微距昆虫摄影有一个难点就是如何接近昆虫，周反美是如何克服的呢？他认为，首先，要发自内心的喜欢昆虫；其次，要学习有关昆虫的基本知识，了解昆虫的习性。“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，天敌捕食昆虫时，大都是直线快速攻击，所以接近昆虫要慢慢左右摆动靠近。另外，昆虫为冷血动物，夜晚和清晨比较安静，有利于拍摄。”

虽然在野外拍摄被虫子咬是常事，但雨林丰富的景观给了周反美很多欣喜和感动。“比如随处可见的滴水观音的肉穗，色彩搭配是如此协调，色彩过渡是那么柔和，细节又是如此丰富，真可谓满目皆是景。”

自从走进昆虫世界，周反美变得更加尊重动物，如今他已经成为素食者。正如他手中的微距镜头一样，他将自己的真诚一再地浓缩，潜行于原始丛林之间，将这些被忽视的小生命的精彩无限地放大到我们面前。

## 艺术视角画昆虫

“我们习惯于仰望山峰，却常常忽略了虫鸣，也许，那个渺小的吟唱者就是我们自己……”在海南画家刘阳看来，在虫子的世界里，一个水洼就是一片海洋，一片叶子就是一顶阳伞，一朵花就是一座岛屿……它们从容认真，它们生生不息。人类看虫子的世界，有时候就是在看自己。

刘阳出生于1978年，虽然只有41岁，却画了20年的昆虫。“我从小就喜欢观察昆虫，在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油画系读书时，就开始画虫子。”刘阳在雅昌艺术网站上发表

了很多画昆虫的作品，从不同时段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到他对昆虫的视角也一直在变化着。

“很多人说我画得抽象，其实我画的不是抽象画。”刘阳笔下的昆虫很难从百科全书中找到具体的对应，他画的是他眼中的昆虫，画的是他对世界的感知。在他看来，虫子虽然是小型动物，但人与动物是平等的，如果把虫子放大了看，就能看到不一样的视界。刘阳笔下的虫子有类似放大多倍的视角效果，这种视角让他觉得很有趣，一直吸引着他去画形形色色的虫子。“再微小的生命也是生命。”刘阳总能从昆虫身上体会到生命的意义。

“来海南后有一次创作小高峰，2007年，我的《独角兽的飞翔》也在美展上获奖。”刘阳坦言，从吉林长春来到海南后，他像到了一个昆虫的天堂，每月都要爬山，看看山上各种各样的虫子。“在我的昆虫世界里，人在看虫子，而虫儿也在观察着人类。而我是一只夜空中游离的飞虫……”

## 海南话版的“昆虫记”

“‘牛屎乌’，洞屎窟（在牛粪上打洞），‘像像’（用力将鼻涕挤出），‘鼻梁’（鼻涕），‘处地’（哪里）出……”这是“50后”海南作家陈业基小时候常念的一段童谣。陈业基是土生土长的琼海人，从小就对昆虫特别好奇，长大后才发现有些昆虫海南话与普通话的叫法大不相同，便用文字记录海南话版的昆虫世界。

陈业基笔下的虫子充满了野趣。他提到蜚蠊，不少地方叫屎壳郎，海南话把它叫做“牛屎乌”。“‘牛屎乌’因成天和牛粪打交道，虽然平时人们很厌恶它，但夜间发现‘牛屎乌’飞进屋里，便会用椰子壳（或旧碗）将它盖住，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拿开，让它自己

飞走。这种做法来源于海南人一个古老的观念，认为‘牛屎乌’入屋会给家人带来财运。”

“在海南，还有一种像‘牛屎乌’一样大小、相貌相似而身体呈褐色的甲虫，海南话把它叫做‘飞鱼猿’。”陈业基回忆道，每年飞鱼上市，“飞鱼猿”也飞进孩子的心里。因为“飞鱼猿”的出现是有季节性的，飞鱼一消失，它也消失。“那个时候比较穷，不一定能吃到飞鱼，但我们常常把‘飞鱼猿’的翅膀除去放在火上烤来吃，可香了。”

陈业基对海南昆虫的记忆充满了市井生活气息。他说，海南话把蝉叫做“红娘”。“红娘”一叫，“飞鱼猿”就来了，飞鱼也就上市了。“作为小孩，谁不巴望‘红娘’早叫呢？早中晚三刻‘红娘’都会准时叫唤。特别是晚上上自习，灯光一亮，就有不少‘红娘’扑灯玩火，‘叮当’声在教室里回响，就连老师都拿它没办法，我们就可以趁乱玩了。”

海南话把蟋蟀叫做“劲”，“劲”分“公劲”和“狗劲”，但海南话还有一种叫“狗劲”的昆虫。陈业基讲起海南昆虫妙趣横生，“‘狗劲’大都喜欢在草丛中叫唤，喜欢打洞，你只要用椰叶骨往‘狗劲’的洞中一搅，它就会跑出来。我们小时候喜欢抓它来绑在涂上粘液的椰叶骨上做诱饵，专门用来捕捉一种叫做‘里弄嘎’的雀鸟。”

“遗憾的是，还有很多昆虫的海南话叫法，比如蝗虫类昆虫，没法用同海南话语音的字来表述，真希望我们的后代还能看到这些鲜活有趣的昆虫世界。”陈业基眼中的昆虫世界除了自然情趣，还充满了人文情怀。



陈业基在野外观察虫子。



刘阳在作画。



在山林中拍摄昆虫的周反美。（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）

➔周反美拍摄的巨叉深山锹甲。

